

## 冯京读书咸宁潜山考

■王亲贤

在宋代文化史与科举传奇中，冯京（字当世）以其“连中三元”的佳话闻名于世。然而他早年在鄂州咸宁潜山的读书经历，虽载于方志、笔记，却始终笼罩在一层传说般的薄雾之中。通过梳理宋人记载，尤其是发掘出一条罕为人知的早期史料，我们或可拨开云雾，确认这段山居岁月并非后世附会，而是其人生起步的真实轨迹。

目前关于冯京读书潜山的记载，较为常见的主要有两种。

其一，见于南宋王象之《輿地纪胜》。该书卷六十七记载：“潜山，在咸宁南三十里……冯京未第时，筑堂于山间读书，有《潜山碑》及李唐侯《记》。”另一条记载明确提到：“冯京读书堂，在咸宁之潜山。”这两条材料表明，至迟在南宋中期，冯京读书的故实已与咸宁潜山的自然景观深度融合，并以“读书堂”与《潜山碑》这样的物质遗存形式，成为地方集体记忆的一部分。

其二，出自南宋罗大经的笔记《鹤林玉露》。该书记载冯京“家贫甚，读书于潜山僧舍”，“有诗号《潜山集》，皆其未遇时

所作”。此说不仅点出了“僧舍”这一清苦而具体的读书场景，更以其文集命名这一极具个人标识意义的行为，从内在关联上将冯京的早期身份与“潜山”紧密相连。此《潜山集》在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中确有收录，作“冯京《潜山文集》一卷”，此为罗大经的记载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旁证。

以上两条，虽时代稍晚，但彼此呼应，已初步构建起冯京与潜山的牢固关联。然而，一条更为珍贵却少被引用的早期史料，能将这一认知推向更确凿的境地。

这便是两宋之交文人程俱所著的《北山小集》。其中收有一篇《冯宣徽画赞》，赞文首先赞美宋仁宗朝重视人才，“凡厥有位，至于士卿。奖赏渐摩，登其俊良”，随即便以冯京为范例：“有如冯公，荆楚之秀。琢词丰碑，志见潜阜。扬于帝庭，哀然举首……”

文中的“荆楚之秀”，暗合其夺得鄂州解元之荣；“扬于帝庭，哀然举首”则明指其殿试夺魁，高中状元。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，在于“琢词丰碑，志见潜阜”八字。“潜阜”即潜山，此句清晰无误地指明，冯京曾于潜山琢词刻碑，以明心志。这条记

载，与《輿地纪胜》中“有《潜山碑》”的记录形成了完美的史料闭环，使其从传说落地为信史。

程俱的生卒年（1078~1144）显示，其人生平与冯京（1021~1094）有所重叠。冯京去世时，程俱已十六七岁，二人可谓时代相接。这篇《画赞》是为冯京画像所作的题词，属于严肃的纪念性文字，其史料性质与可信度，远非后世小说家言或地理总志转述可比。它如同一位时代相近的见证人，为我们留下了最直接而权威的证言。

综上，通过《輿地纪胜》与《鹤林玉露》的铺陈，再经由程俱《冯宣徽画赞》这一早期核心史料的印证，我们可以确信：冯京在咸宁潜山读书、并撰文刻碑以明志的经历，当属信史。这段潜山岁月，不仅是他“连中三元”辉煌的起点，也是其精神世界与早期文学创作（《潜山集》）扎根的土壤。一座潜山，一方石碑，一位寒门士子的志向于此潜藏、孕育，最终扬于帝庭，名动天下。历史的线索，就这样在史料的互证与辨析中，逐渐变得清晰而完整。

■江南月

## 老街腊月豆腐香

冬至一到，老街八斤叔的豆腐坊就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。八斤叔除了像往常一样打豆腐出售以外，还要为络绎不绝上门的乡亲们加工豆腐。那个时候几乎每家都要用豆腐腌制腊豆腐乳。

听说八斤叔出生时足足八斤重，老人就取了个小名八斤，还取了学名，几十年叫来叫去，反倒把学名忘了，我们下辈人都喊他“八斤叔”。八斤叔年轻时当过兵，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复员后学了豆腐手艺。

俗话说：世间三样苦，打铁、熬糖、磨豆腐。八斤叔以前在五队务农，开放后在老街买了一间小屋做豆腐生意，与我家是邻居。打豆腐真是件辛苦事。我每天见

八斤叔和八斤婶下午二点多钟，就将浸泡了一夜的黄豆挑至河边淘洗干净。然后一人推磨，一人喂磨口。黄豆磨好后倒入大锅中熬煮，再用摇包过滤，一口大缸盛豆浆。这时如有街坊老小想喝一碗热乎乎的豆浆，八斤叔二人也不会吝啬。再用石膏粉点卤，这要掌握好比例。个把时辰，豆浆渐渐凝变为豆腐脑，然后舀入一层层铺了纱布的木格中过滤压榨。豆腐渣捏成团状，放入铺了干草的木板上发酵。然后冲洗地面，清洗摇包纱布，两口子脚不停、手不住要忙上大半天。夏天天气炎热，豆腐不能隔夜，否则馊了，更要起早摸黑做。后来八斤叔添置了一台小钢

磨，才轻松一点，但其他工艺流程还是要手工完成。

第二天一早，八斤嫂拿一部分豆腐在街上卖，八斤叔用木桶装着豆腐，挑着下乡叫卖。那时候，大多数乡亲除了家中来客人，才买豆腐或用黄豆兑换。

八斤叔两口子为人善良，勤扒苦做，打豆腐真材实料，做出的豆腐洁白如玉，鲜香可口，很受乡亲们喜爱。他们硬是靠豆腐手艺为两个儿子砌了新房，娶了媳妇……

我至今还记得八斤叔以前聊天时说过的一句话：吃豆腐的乐于清贫，做豆腐的顺其自然。这句话道出了他的豁达：清贫中见真味，劳作中悟人生。

■喻雪金

## 老人与狗

孙庄的早晨，从老扁的咳嗽声开始。他的咳嗽声干涩、绵长，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在拉扯着老木头。随即，他家大门吱呀一声被他打开，一个黄澄澄的影子立即贴了上来，不紧不慢，与老扁脚后跟始终保持三步的距离。

它是大黄。大黄是老扁养的一只田园犬，毛色土黄，耳朵半竖，尾巴微微上卷。大黄今年五岁，在老扁独自生活的这五年里，它从一个毛茸茸的小肉球长成如今健壮的模样。

如今的村庄，年轻人像蒲公英的种子，散落在天涯。老扁的一儿一女，也是这样，只有在过年时才回家。他们按月给老扁转钱，逢时节日打电话，偶尔也跟老扁视频。但手机屏幕里的面孔，让老扁既熟悉又陌生。电话里，儿女总是说“爸，注意身体！”“爸，缺什么就说！”每次听到这话，老扁只是点头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瞟向安静趴在一边的大黄——他缺的，哪里是钱物呢？

老扁洗漱完毕，开始张罗早餐。他把昨晚剩下的粥倒入锅里加热，又从橱里摸出一个鸡蛋打进粥里，金黄的蛋液滑入粥中，迅速被粥的热度烫熟，结成细嫩的蛋花。白气氤氲，扑在老扁的脸上。他用筷子搅了搅，盛出粥，弯腰把大半碗倒入地上大黄的碗中，剩下的放在小方桌上，留给自己。晨光斜切进来，恰好将两只碗上的热气连成一片。老扁在椅子上坐着，大黄在地上低伏，彼此进食时发出的细微声响，便是空旷的家里难得的对话。

饭后，老扁带着大黄在村里转悠。他不拄拐，但步子慢，大黄亦步亦趋配合着这种慢，像影子，又像护卫。老扁偶尔会指着一处，喃喃自语说些往事：“这河是当年‘三治’时改造好的，我那时力气可大了，一担能挑两三百斤土。”大黄便顺着他的手望去，仿佛能看见那些消逝的景象。

太阳偏西，老扁搬出椅子坐在院子里，大黄趴在脚边。老扁用他那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，一遍遍地抚摸着大黄光滑的皮毛，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些听来的消息，也说些在电话里不愿对儿女说的隐痛——眼睛越发模糊了，夜里腿总抽筋，走路越来越吃力。大黄安静地听着，偶尔抬起头，用湿漉漉的舌头舔老扁的手心。在儿女远行、院落空荡的日子里，除了大黄，再没有谁能对老扁的絮叨作出回应。

变故来得毫无征兆。一个初冬的早晨，老扁的邻居大成在家吃饭时，大黄忽然箭一般地冲进来，用嘴死死咬住大成的裤腿，拼命地把他向外拖，喉咙里发出哀恸而急切的低嚎。大成被它异常的举动惊着，跟着他跑到老扁家，骇然发现老扁倒在厨房的地面上，一动不动。

老扁被送到医院，匆匆赶回的儿女抖着手请医生用最好的药，却终是没能留住老扁，就像老扁无力留住那些独自等待的、漫长的黄昏。灵柩停在老扁家堂屋，香烟缭绕，哭声时起时落。在一众进进出出的身影中，有一个极安静的存在，那是大黄。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棺木前的小方

桌上那张放大的黑白照片，眼睛里竟有亮晶晶的东西。有人怕大黄冲撞“亡灵”，用扫帚轻轻赶它，它却只是稍微挪下位置，继续直直地盯着那张遗照。

第三天出殡，大黄跟在送葬队伍后面。它走得很慢，头低垂着，步态与送葬的人群如出一辙。新坟垒起，黄土覆盖了棺木，也似乎覆盖了一段相依为命的岁月。人群散去，大黄久久不愿离去。它在那坟前静静地趴着，下巴搁在前爪上，眼睛望向坟头。

此后连着几天，村里人都能看到大黄在老扁的坟边徘徊。老扁的儿子将水和食物送到坟边，可它吃得很少，身形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，毛发零乱，失去往日的柔顺与光泽。

老扁头七那天，儿女们去他坟地上进献鲜花和供品，看见大黄一动不动地趴在坟边，已经没了呼吸。

老扁的儿子感动又难过。他将大黄埋在老扁的坟边，堆的土包虽小，却那么扎眼。

“老扁走得不算孤单，好歹有大黄陪着走过最后一程。”村里老人们谈起老扁时，话里话外都是心酸和凄凉。

孙庄的清晨，依然有咳嗽声，依然有狗亦步亦趋跟在主人身后的画面。只是老扁与大黄，永远缺席了。

这个故事，像一滴水，滴在村庄关于留守老人的灰色画卷上。水痕晕染开来，载着一人一犬相依为命的微光，也映着千万个空巢里，那些无声的生命裂痕。

## 桂花呢喃细语

■罗显滢

秋风掠过，你闻到一缕缕的清香吗？那就是我在跟你打招呼呢。

我叫桂花，乳名木樨，金秋绽放，暗香浮动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桂花？那是因为“桂”与“贵”谐音，它象征着富贵、荣誉与团圆，是吉祥之意，所以我会盛开在中秋节前后，香了中秋，醉了佳节。

我长得娇小玲珑，每朵小花舒展着四片花瓣，很像幸运草。我和兄弟姐妹们抱成一团团，一簇簇，躲在椭圆且碧绿的桂树叶下盛开。团结友爱是我们家族的传统美德，一朵小小的我是无法芬芳整个秋天的，只有大家一起努力，才会幽香宜人。

我的霓裳很漂亮，主色为四季绿，我会根据不同场合，有时穿金黄色的衣裙，有时着黄白色长衫，有时换橙丹色衣袂，有时披银白色帔帛。色泽柔和，缀金配玉，浮翠流丹，美不张扬。风儿拂过，我会轻歌曼舞，摇摇曳曳，将一片片金色洒落。那纷飞的花瓣有的像蝴蝶翩翩起舞，有的像萤火虫闪着微光，还有的像飘零的音符在气流里跳跃。那落了一地的黄给大地铺上了金色的地毯，踏花而过，芳香从足底贯穿到发梢。

听我的祖先说：我最早的名字叫“木樨”，因为我的树衣纹理很像犀牛的外皮。但我毕竟是植物，造字先生就在犀的左边加上了木旁，樨就成了植物的专属名。也许是觉得“樨”和“犀”同音，用在花卉上略显粗犷，与娇小的我有点儿名不副实；而古代科举又以“蟾宫折桂”来比喻登科及第，所以，含着贵气的“桂花”学名，渐渐替代了“木樨”之名，流传至今。

你别以为我只是有风香十里，无风十里香。我们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我的花、叶、根都可以入药。我的性情可温和了，味儿有点辛，能治疗脘腹冷痛，闭经痛经，还能化痰止咳，散寒止痛。

我还是美食的好伴侣。你吃过桂花糕吗？香甜软糯的桂花糕，绝对是待客佳品。那“庭中自作桂花酒，我与秋风醉一觞”的酿酒场景，香醇了几多人间烟火。桂花蜜，想想都令人垂涎。还有桂花糖、桂花糖藕、桂花茶、桂花汤圆、桂花拿铁、武汉名小吃桂花糊米酒，这些美食因我而名扬中外。

我是怎样到咸宁安家落户的？相传是吴刚伐桂，将桂枝不经意间落到了咸宁桂榜山上，生根、发芽、成树、开花，渐渐地桂的子孙开枝散叶，花繁叶茂地从山上开到湖畔、桥头、河旁、路边、房前屋后。就这样，桂花就成了咸宁市市花，咸宁因我赢得“中国桂花之城”的美名，也就是现在的“香城”。

我现在被咸宁市制定的《古桂花树保护条例》保护得好好的。我还被赋予“扎根深，向阳长”的品格，成为咸宁人的精神象征。在800岁古桂的挂帅下，咸宁的古桂花树群已被认定为第七批“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”。潜山桂花博物馆2010年建成开放，咸宁“桂花文化旅游城”的名片，已享誉四面八方。

我家百年以上的古桂两千多株，占全国古桂总数百分之九十一，新桂不断远嫁，繁衍生息。现在，我的精华提取物已畅销新加坡，我将在食品、保健、化妆品领域大展宏图，并以形象大使的身份进入英国、欧洲、美国、日本，开启了一条国际桂香之路。